

目錄

Contents

開場白 v

卷一 《詩經》 001

第一講 概說《詩經》	003
第二講 說《周南》	043
第三講 說《召南》	091
第四講 說「邶鄘衛」	119
第五講 說《小雅》	171

卷二 《文選》 195

第六講 課前閒敘	197
第七講 散文漫議	203
第八講 與魏文帝箋	213
第九講 答東阿王箋	233

三聯書店
Joint Publishing (HK)

第十講 報孫會宗書	241
第十一講 論盛孝章書	255
第十二講 與陳伯之書	259
第十三講 重答劉秣陵沼書	275
第十四講 晉紀總論	277
第十五講 逸民傳論	285
第十六講 恩倖傳論	299

卷三 唐宋詩 313

第十七講 老杜與義山	317
第十八講 怪傑李賀	347
第十九講 小杜與義山	361
第二十講 宋詩簡說	381

後記 391

卷一

《詩經》



三聯書店
Joint Publishing (H.K.)

第一講 概說《詩經》

情操 (personality)，名詞 (noun)。

情操 (「操」，用為名詞，舊有去聲之讀)，此中含有理智在內。「操」之謂何？便是要提得起、放得下、弄得轉、把得牢，聖人所說「發乎情止乎禮義」 (《毛詩序》)。「操」又有一講法，就是操練、體操之「操」，乃是有範圍、有規則的活動。情操雖然說不得「發乎情止乎禮義」，也要「發而皆中節」 (《中庸》一章)。情操完全不是縱情，「縱」是信馬由韁，「操」是六轡在手。總之，人是要感情與理智調和。

向來哲學家忒偏理智，文學家忒重了感情，很難得到調和。感情與理智調和，說雖如此說，然而若是做來，恐怕古聖先賢也不易得。吾輩格物致知所為何來？原是為了求做人的學問。學問雖可由知識中得到，卻萬萬並非學問就是知識。學問是自己真正的受用，無論舉止進退、一言一笑，都是見真正學問的地方。做人處世的學問也就是感情與理智的調和。

「詩三百篇」含義所在，也不外乎「情操」二字。

要瞭解《詩》，便不得不理會「情操」二字。《詩》者，就是最好的情操。也無怪吾國之詩教是溫柔敦厚，無論在「情操」二字消極方面的意義 (操守)，或積極方面的意義 (操練)，皆與此相合。所謂學問，

淺言之，不會則學，不知則問。有學問的人其最高的境界就是吾人理想的最高人物，有胸襟、有見解、有氣度的人。梁任公¹說英文gentleman不易譯，若「士君子」則庶近之矣，便「君子」二字即可。孔子不輕易許人為君子：

君子哉若人！（《論語·憲問》）

君子哉！蘧伯玉。（《論語·衛靈公》）²

君子之材，實在難得。「士君子」乃是完美而無瑕疵的，吾人雖不能到此地步，而可懸此高高的標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此則人高於動物者也。人對於此「境界」有所謂不滿，孔夫子尚且說：

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

此雖不是騰雲駕霧的仙、了脫生死的禪，而遠親不如近鄰，乃是真真正正的人，此正是平凡的偉大，然而正於吾人有益。五十學《易》，韋編三絕，至此正是細上加細，而止於「無大過」。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論語·泰伯》）

讀此真可知戒矣。然而，過分的謙虛與過分的驕傲同一的討厭。而夫子三謙亦令人佩服，五十學《易》，可知夫子尚不滿足其境界。所有古聖先賢未有不如此者。古亞歷山大（Alexander）³征服世界，至一荒野，四無人煙，坐一高山上曰：噫吁！何世界之如是小，而不足以令我征服也！但此非貪，而是要好，

人所以有進益在此，所以為萬物之靈亦在此。

學問的最高標準是士君子。士君子就是溫柔敦厚（詩教），是「發而皆中節」。釋迦牟尼說現實、現世、現時是虛空的，但儒家則是求為現實、現世、現時的起碼的人。表現這種溫柔敦厚的、平凡的、偉大的詩，就是「三百篇」。而其後者，多才氣發皇，而所作較過，若曹氏父子⁴、鮑明遠⁵、李、杜、蘇、黃⁶；其次，所作不及者，便是平庸的一派，若白樂天⁷之流。樂天雖欲求溫柔敦厚而尚不及，但亦有為人不及處。吾國詩人中之最偉大者唯一陶淵明，他真是「士君子」，真是「溫柔敦厚」。這雖是老生常談，但往往有至理存焉，不可輕蔑。猶如禪宗故事所云：諸弟子將行，請大師一言，師曰：「諸惡莫作，諸善奉行。」弟

1 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字卓如、任甫，人稱任公，號飲冰子，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學者。一生著述頗豐，刊為《飲冰室合集》。

2 孔子稱讚南宮适：「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論語·憲問》）孔子稱讚宓子賤：「君子哉若人！」（《論語·公冶長》）此二位皆為孔子的學生。此外，孔子又以「君子」稱讚子產與蘧伯玉。孔子稱讚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論語·公冶長》）孔子稱讚蘧伯玉：「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衛靈公》）此二位為在位的官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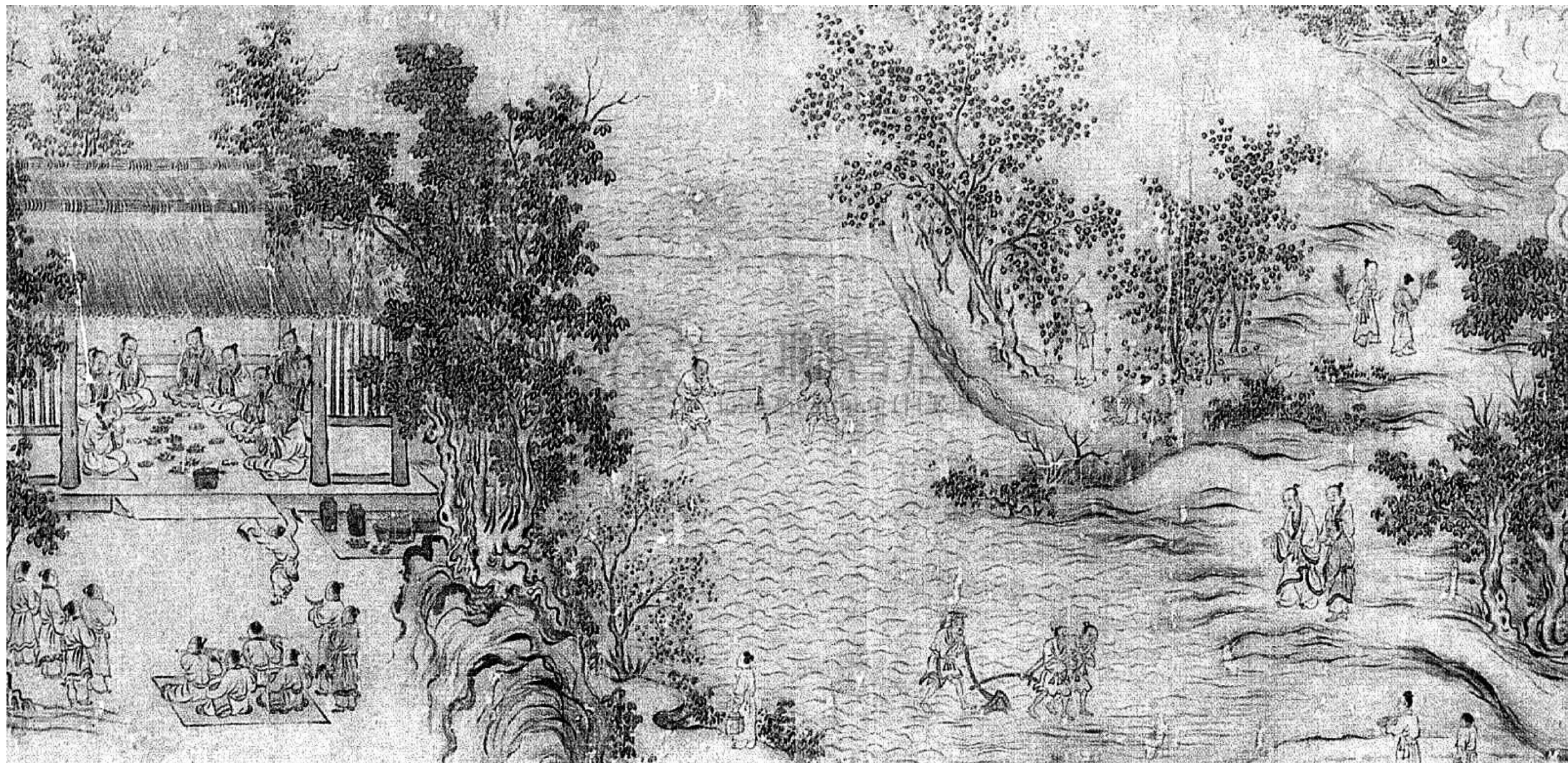
3 亞歷山大（Alexander III of Macedon, BC356 - BC323）：古代馬其頓國王。即位後率軍征討四方，建立起地跨歐、非、亞三大洲的亞歷山大帝國。

4 曹氏父子：曹操及其兒子曹丕、曹植。

5 鮑照（四一四—四六六）：南朝劉宋詩人，字明遠，東海（今江蘇連水北）人，與謝靈運、顏延之合稱「元嘉三大家」。

6 蘇，蘇東坡；黃，黃庭堅。黃庭堅（一〇四五—一一〇五）：宋朝文學家，字魯直，自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又稱豫章黃先生，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人。詩與蘇軾並稱「蘇黃」，江西詩派領袖。

7 白居易（七七二—八四六）：唐朝文學家，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原籍太原，生於新鄭（今屬河南），與元稹合稱「元白」。



「詩三百篇」含義所在，也不外乎「情操」二字。圖為南宋馬和之為《詩經·邶風·七月》作的插畫。

子大失所望，師曰：「三歲小兒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⁸吾人之好高騖遠、喜新立奇，乃是引吾人向上的，要好好保持、維護，但不可不加操持；否則，小則可害身家，大足以害天下。如王安石之行新法，宋室遂亡也矣。

走「發皇」一路往往過火，但有天才只寫出華麗的詩來是不難的，而走平凡之路寫溫柔敦厚的詩是難乎其難了，往往不能免俗。有才氣、有功力，寫華麗的詩不難，要寫溫柔敦厚的詩便難了。一個大材之人而嚙嚙不能出口，力舉千鈞的人蛻然若不勝衣，這是怎麼？才氣發皇是利用文字——書，但要使文字之美與性情之正打成一片。合乎這種條件的是詩，否則雖格律形式無差，但算不了詩。「三百篇」文字古，有障礙，而不能使吾人易於瞭解；唯陶詩較可。「月黑殺人地，風高放火天」⁹，美而不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正而不美。宗教家與道家以為，吾人之感情如盜賊，如蛇蟲；古聖先賢都不如此想，不過以為感情如野馬，必須加以羈勒，不必排斥，感情也能助人為善。先哲有言：「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禮記·禮運》）情與慾固有關，人所不能否認。

以上所述是廣義的詩。

今所講「詩三百篇」向稱為「經」，「五四」以後人多不然。「經」者，常也，不變也，近於「真理」之意，不為時間和空間所限。老杜寫「天寶之亂」稱「詩史」，但讀其詩吾人生亂世固感動，而若生太平之世所感則不親切。蘇俄文豪高爾基（Gorky）¹⁰寫飢餓寫得最好，蓋彼在流浪生活中，確有飢餓之經驗也。常人寫餓不過到飢腸雷鳴而已，高爾基說餓得貓爪把抓腸內，此乃真實、親切的感覺，非境外人可辦，更是佔空間、佔時間的，故與後來人相隔膜。這就是變，就不能永久。「三百篇」則不然，「經」之一字，固亦不必反對。

三聯書店
Joint Publishing (H.K.)

今所言《詩》三百篇不過道其總數，此乃最合宜之名詞。子曰：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

此最扼要之言。此所謂「無邪」與宋朝理學家所說之「無邪」、「正」不同。宋儒所言是出乎人情的，乾巴巴的。古言：「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楊惲《報孫會宗書》）「不能止」就是正嗎？未必是，也未必不是。道學家自命傳聖賢之道，其實完全不瞭解聖賢之道，完全是乾巴巴、死板板地談「性」、談「天」。所以說「無邪」是「正」，不如說是「直」，未有直而不誠者，直也就是誠。（直：真、誠，雙聲。）《易傳》云：

修辭立其誠。（《文言》）

以此講「思無邪」三字最切當。誠，雖不正，亦可感人。「月黑殺人地，風高放火天」，此極其不正矣，而不能說它不是詩。何則？誠也。「打油詩」，人雖極卑視之，但也要加以「詩」之名，蓋誠也，雖則

⁸ 此故事當為禪宗烏窠禪師事。《稽古略》卷三載：「元和間，白侍郎居易由中書舍人出刺杭州，聞師之道。因見師棲止巢上，乃問曰：『師住處甚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山河，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曰：『佛法大意如何？』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翁行不得。』侍郎欽歎，數從問道。」

⁹ 此二句蓋見於元朝羅然子《拊掌錄》，字句略有出入：「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

¹⁰ 高爾基（Alexei Maximovich Peshkov, 1868-1936，以筆名 Maxim Gorky 聞名）：蘇聯文學奠基人，代表作有《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等。

性有不正。夫子曰，「詩三百」「思無邪」，為其誠也。

釋迦牟尼說法之時，嘗曰：

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金剛經》）

「如」，真如之意，較「真」（truth）更為玄妙。其弟子拋棄身家愛慾往之學道，固已相信矣，何必又如此說，真是大慈大悲，真是苦口婆心。這裡可用釋迦之「真語」、「實語」、「如語」、「不誑語」、「不異語」說詩之「誠」、「思無邪」之「無所不包，無所不舉」¹¹。釋迦又說：

中間永無諸委曲相。（《楞嚴經》）

此八字一氣說來，就是「真」。

《尚書·堯典》曰：「詩言志。」如詩人作詩，由「志」到作出「詩」，中間就是老杜所謂「意匠慘淡經營中」（《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志」（詩意）——↓詩篇

中間

（一）志——「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

（二）中間——「意匠慘淡經營中」（聲音、形象、格律要求其最合宜的）；

（三）詩篇——「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三聯書店
Joint Publishing (H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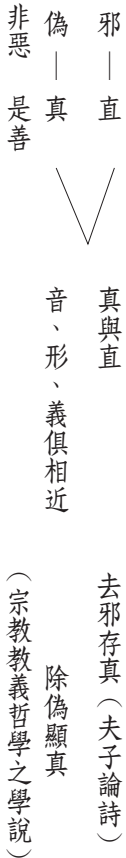
五代劉昭禹¹²曰：「五言如四十個賢人，著一字如屠沽（市井）不得。」（計有功《唐詩紀事》）豈止五言？凡詩皆如此。詩裡能換一個字，便是不完美的詩。一字，絕對，真如，是一非二，何況三四？

「慘淡經營」之結果，第一義就是「無委曲相」。好詩所寫皆是第一義，與哲學之真理、宗教之經約文字的最高境界同。

讀詩也要「思無邪」，也要「無委曲相」。

孔子對於詩的論法，歸納起來又稱為「孔門詩法」。法，道也，不是指狹義的方法、法律之法，若平仄、叶韻之類，此乃指廣義的法。「無事無非法」，生活中舉止、思想、語言無在而非法。

違了夫子「思無邪」，便非法。



然而，何以又說詩無所謂是非善惡？常所謂是非善惡究竟是否真的是非善惡？以世俗的是非善惡講來，只是傳統習慣（世法、世諦）的是非善惡，而非真的是非善惡。

「月黑殺人地，風高放火天」，是直，事雖邪而思無邪。在世法上講，不能承認；在詩法上講，可以承認。詩中的是非善惡與尋常的是非善惡不同。

¹¹ 朱熹《朱子語類》卷二三：「思無邪，卻凡事無所不包也。」

¹² 劉昭禹：五代十國時期詩人，字休明，桂陽（今湖南郴州）人，一說婺州（今浙江金華）人。長於五言，有詩集一卷。